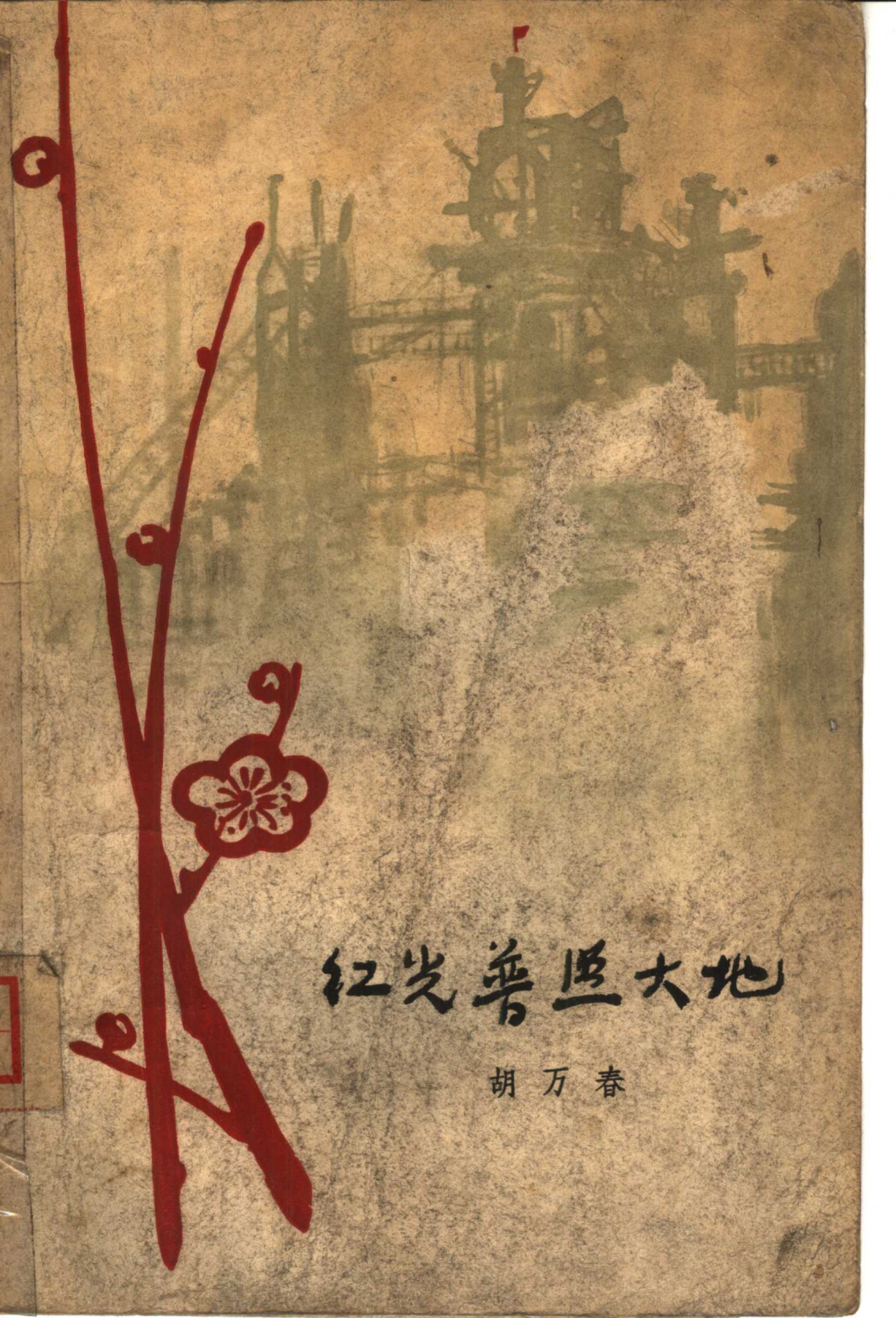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extured, aged paper.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prominent red ink illustration of a plum branch. The branch starts from the bottom left, curves upwards, and has several small buds and one large, five-petaled flower. The flower has a detailed center.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faint, dark ink illustration of an industrial scene, possibly a factory or a shipyard, with various structures and a small flag on top of one of the buildings.

红光普照大地

胡万春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a pavilion or temple structure nestled among trees. In the foreground, a prominent, dark, reddish-brown branch with several small, round buds or flowers extends from the left side towards the center.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紅笑集歷代

四三三

紅 光 普 照 大 地

胡 万 春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插图：牟三川

紅光普照大地

书号 1538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58,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7 $\frac{1}{8}$ 插页 10

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9000册 定价(3) 0.96元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过 桥	1
殷不老和魏老爹	10
特殊性格的人	17
夏 季	46
过 年	52
紅光普照大地	65
我們正在走向未来	78
具有世界意义的时候	96
工 人	106
春天的牡丹	118
一点紅在高空中	127
明天更輝煌灿烂	141
干 部	158
在时代的洪流中	178
权 利	205
后 記	224

过 桥

这天，我到一家钢铁厂去检验一批钢锭，顺便搭上了一辆运输公司的大卡车。这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还刮着一点风。卡车在绵延无尽的柏油公路上行驶着。带子般的公路向远方伸展去，无尽无头。我坐在驾驶室里向车窗外面瞧着，不禁有点心焦起来了。

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大黑个儿，我并不认识他。他有一张过分老气的紫黑脸膛，眉宇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厚嘴唇总是闭得铁紧的。他掌握着方向盘，眼睛逼视着前方，脸上有一种认真、严肃的表情。自从卡车由厂里开出来以后，他不仅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瞧也没瞧过我一眼，似乎我坐在他旁边是不存在的。我实在有点闷得难受，就想打破这个僵局，于是随便地问了一句：

“你今天计划跑几个来回呀？”

他冷冰冰地，似乎没有听见。

我耐心地又问：“单程有三十公里吧？”

他还是象一块石头似的，没有一点反应。

这一下，我可有点不高兴了。但我又不能一定要他跟我说话，只得闷闷不乐地坐着。不知怎么的，我立刻想起这么一件事来：有一天早晨，我到厂里去上班，天刮着风，我匆匆地在路上走

着。忽然，一部大卡車从我身旁“呼”地一下擦身而过，我吓得往路旁一跳。司机从車窗里探出头来，凶狠地罵道：“响喇叭也沒听见……耳朵聾啦？不要命啦？”我正想回答几句，司机已縮回头“呼”地把車开走了。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委屈，違反了交通規則，在汽車道上走，当然是我錯，但我实在沒有听见喇叭声，如果我听见了喇叭声，我一定会让开的。可是卡車已經开走了，我真是有苦无处說。我这一整天都悶悶不乐。……我想到这儿，不觉看了一眼身旁这位大黑个儿的司机。

卡車突然“咕——”地一声停了下来。

我朝車窗外一看，原来有火車开过，公路被切断了。有两根长长的、漆着一段白一段黑的油漆的木杆，拦在車头面前。有不少車，也都在对面等着。

这时，司机突然扭过头來說：

“开车时候，請你不要跟我說話。”

他是那么严肃，簡直是不容我还口。我觉得面孔一陣发热，想回答一句話，一时又想不出来。我控制着自己心里的激动，仔細想想，他的話实在是对的。虽然他的卡車上不象公共汽車那样在司机座位旁边写着“为了行車安全，請勿与司机談話”，但道理总归是一样的。

这时火車已經开过去了。司机一踩風門踏板，卡車又行駛了起来。沒有多久，在我的眼前展开的又是漫长的公路，廣闊的原野。

我坐着，一直沒有說話。

卡車很快地行駛着，偶然間我从駕駛座上面的那面小鏡子里，看到了我背后一面小紅旗。小紅旗不住地晃动着，旗上写着“奖給安全行車二十万公里的陈法同志”等等的字句。这个发

現，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外。我忍不住扭头看了看旁边这位陈法同志，这真是人不可貌相呀。

轰轰响着的引擎声，忽然低了下来。

我往前面看去，只見公路上灰尘飞揚，成了团的灰尘經過公路滾向田野。透过飞揚的尘埃，我沒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既沒有車輛，也沒有行人。可是陈法把車子开得很慢，原来前面只是有一座桥。卡車剛开到桥上，我突然看見桥的下坡有一堆黑黑的东西。我仔細一看，只見一个穿着黑大褂，腰上扎着圍裙的白鬍子老大爷蹲在地上。原来他把一籃洋山芋打翻了，正蹲在地上拾洋山芋。卡車剛在桥頂停住，甚至連蹲在地上的白鬍子老大爷也沒感觉到。我想：“如果司机開車的速度稍为快一些，下坡就会刹不住車，这多險呀！”这时，陈法打开車門，下了車，笑嘻嘻地走到老大爷的跟前，蹲下身子，帮助老大爷拾起洋山芋来了；拾完以后，又搀扶着老大爷走到路边，說：“老大爷，你慢慢地走，噢？”老大爷感激地点了点头，就自管走了。陈法跳上車，坐下以后，还寬慰地暗自搖了搖頭。

我禁不住問：“你怎么会知道桥那边有人的呀？”

“我老远看見一个小黑点，一晃不見了……”

“你就估計到桥那边有人跌倒了？”

“嗯！”他一踩風門踏板。

卡車重新在公路上奔馳着。我这才发觉陈法在駕駛汽車时，精神是那么集中；他的两只眼睛，几乎全部用来注意前面的公路了。現在，他原先留在我脑子里的坏印象，一下子消失了。我开始知道他为什么在開車时就象一块石头似的冷靜，連理也不理我。我也知道，要不是这样，他也許就不会看到“一个小黑点一晃”了。这样一想，我又有点慚愧自己剛才錯看了他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卡車终于开进了厂門。

車子一停下，我就跳了下来。沒想到我刚走了几步，陈法就笑嘻嘻地走过来問：“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看了看手表，說：“大概两个半钟头以后。”

“好，正好。我等車子装上鋼錠，还要吃飯、午休，正好也是两个半钟头。”他热情地說，“你仍坐我的車回去吧，我的車子停在汽車司机休息的工棚門口……”

我高兴地說：“好，謝謝你。”心里想，“他实在是一个挺热情的人呀！”

我在这家厂里檢驗完了鋼錠，又吃过了午飯，看看手表，还只过了两个小时。我匆匆地来到汽車司机休息的工棚里，只見門口停着十多部大卡車，都是已装上鋼錠的重車。工棚里面有四、五張簡陋的木桌子，还有一些长凳。一群汽車司机正坐在一起談天，充滿着快乐的空气。我走到他們旁边，看見大家都拍起手来，只听得有人說：

“老陈！你可別保守呀……”

“先进經驗怎么能藏在肚子里一个人用呢？”

陈法紅着臉說：“唉！我哪有什么經驗呢，我看还是大家談吧！”这时，他倒有点象大姑娘似的忸忸怩怩的。

一个长得挺胖的司机一拍大腿說：“看来不‘三堂会审’是不能解决問題的了。我問你，你是怎么维护汽車的？”

陈法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說了。

他說自己是怎么經常擦洗汽車啦，及时加添滑油啦，随时檢修机器啦，做到石油、机油、空气滤清器的三清工作啦等等。他談得很細致，也很有道理。

有人說：“可我們有时这么做了还是有事故。”

“是呀，这里总还有一个什么道理。”胖司机又插上来说，“你在二十万公里以前，总也出过事故吧？后来究竟怎么一来，你就再也没有出过行车事故呢？”

这时，大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

“是的，在二十万公里以前，我也出过事故的。”陈法点了点头说，“我撞翻过劳动车，还轧死过一头小牛……”

大家禁不住哄地笑了起来。

“你们不要笑，是哪！我过去是个很不好的司机。在驾驶汽车中，碰到不顺心的事，发脾气、骂人、吵架，我都有份。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有一次，我装了一车建筑材料，行驶到工地里来……对，就是这个厂里，当时正在建筑高炉。那天，天下着雨，道路又泥濘、又狭小，通往工地的一条道上，卡车、劳动车来来往往真是挤得要命。我驾着车，刚开到半道上，就被十几辆劳动车堵住了。这天，我的计划是要跑五趟车，到了下午三点，才只跑了三趟，心里真是急得不得了。一看见车前这堆乱糟糟的劳动车，我就有了脾气。我拚命按喇叭，还踩风门，把引擎弄得轰轰响，全不顶事，这些推劳动车的还是慢条斯理地挤轧着，慢慢地推着。我可火了，砰地推开车门，站在车踏板上，一边把脚踩得登登响，一边骂：‘耳朵全聋啦？按喇叭也没听见，让汽车轧死啦，就开心啦……’我骂得脸发热，手发抖。那些推劳动车的见我这么凶，也有点惊惧起来。我砰地拉上车门，一踩风门，就开动车子往前顶。这一下，那些推劳动车的可慌了手脚，为了让道，有的把车子推到道旁斜坡里，连车子也翻了身。一时之间，人声喧闹，乱得一塌糊涂。我终于冲出一条道，把汽车开了过去。那些劳动车，被我弄得怎么样了，我就不管了。”

陈法说到这里，就摸出香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可以看出，他有一种惭愧的神情。大家的眼睛注视着他，好象問：“后来呢？”陈法吐了一口烟又說了下去。

“我卸了这趟車的貨，就到飯厅里去吃飯。我看見同桌上有一个人很眼熟。我終於认出来了，原来是我的同乡。在解放初期，我和他在建筑工程队工作过。我招呼他：‘阿桂！啊哟，原来是你呀！’他一看見我，先是一呆，似乎也认出我了，接着他有意地扭轉头，沒理我。我又說：‘阿桂！你不認識我啦？’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这种冰冷的眼光真使我有点寒心。他說：‘你变成灰，我也认得出你。’我呆了一呆，心想：‘他是怎么的啦？我又沒得罪过他，他干嗎一見面就这么……’他带着諷刺的口吻說：‘是呀！你現在是不同啦，坐在汽車上蹣脚、罵人，真痛快呀！人家劳动車翻了身，人家在雨中搶天呼地，你全不管啦！’一听他这些話，我又看了看他一身湿淋淋的衣服，我明白了：‘原来你……你剛才也……也在推劳动車？’他哼了一声，沒回答。我的臉刷地紅了，心头真比挖还难受，唉！真沒想到，我剛才居然把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也罵啦！我真后悔。我不得不陪罪地說：‘阿桂！这是我不好，我不應該……’他一甩手，意思叫我別多說了。接着他告訴我，他現在还在建筑工程队工作，这次是作为干部下来参加劳动，才推劳动車的。他接着又說：‘陈法！你开了車，就忘了我們推小車过桥的难处了……’他这一說，我激动起来，想起了我們两个过去的一段經歷：一九五三年，我还和他一起在建筑工程队工作。当时我們正在建設一座新工厂。那时可不比現在，交通运输工具很缺乏。我們要到十几公里外的磚瓦厂去运磚，除了几部卡車以外，大部分是用手推独輪小車来运磚的。我和阿桂都在运输小队里工作，每天推着小車到十几公里外的磚瓦厂去运磚。我們走的十几公里公路要过十座木桥。我和阿桂

总是搭当在一起走的，他推一部小車，我推一部小車，一前一后，在公路上走着……”

这时工棚里寂靜无声，人們全被陈法富有感染力的話声吸引住了。他繼續往下說他的故事，說得那末細致，我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景：

在一条滿布着車轍的公路上，陈法和阿桂各人推着一部独輪小車，吱吱咯咯地走着。他們走着走着，漸漸地看到了一座桥。陈法說：“阿桂哥！又要过桥啦！”

阿桂說：“是嘛！还要过五座桥哩！”

沒多久，他俩推着小車来到了桥坡下面。陈法放下自己推的小車，連忙奔过来，帮阿桂推車。他們哼唷哼唷地合力把小車推上坡，过了桥了。阿桂放下自己的小車，愉快地說：“我的車过桥啦，現在要推你的小車啦！”阿桂随着陈法一起往回走，这一回是阿桂帮陈法推小車，他們又哼唷哼唷地把小車推上坡，过了桥了。这样，两部小車都过了桥了。于是各人推着自己的小車，仍吱吱咯咯往前走。

漸漸地，他們又看到远处一座桥了。

陈法笑着說：“看！过了一桥又一桥。”

阿桂接着說：“桥比天高也不怕！”

在漫长的公路上，响起了他俩爽朗的笑声。

.....

“当时，我們运输小队三十多个人，都是这样两人一組用小車运磚的。一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我越想越激动，禁不住一把握住了阿桂的手說：‘阿桂哥！我……我全明白了！’确实，我不仅明白了光顾自己开得快而不顾同路的小車、人力車、行人的安全和方便是不應該的；而且明白了：也必須象过桥一样，互相照顾

帮助，开汽车的尤其要体贴同路的小车、人力车、行人，才能彼此都做到安全，迅速，方便。”

陈法说到这里，黑黝黝的脸膛显得神采焕发了，眼睛也变得炯炯闪光了。我和其他的人一样，到这时禁不住深有感触地嘘了一口气。陈法看了大家一眼，又说了下去。

“其实，党不断地在教育我们，可我并不真正懂得党的教导。我的出发点是对的，每当我一想到钢厂里分秒必争的场面，我真恨不得多跑几趟车，把更多的原材料运到需要的地方。由于我不懂得过桥的道理，往往反而出了事故，使运输工作受了损失，把好事办坏了。现在我明白了党的教导。从此以后，我在驾驶汽车时，就非常关心路上的人力货车和行人，将心比心，多替他们设想。比方我在行车时碰到刮风天，如果风是从左往右刮的，我一看见右边有行人，就连忙减低速度，准备刹车。因为汽车一过，就会带起尘土。行人怕吃尘土，就会突然向左边跑的。还有，我看到大人和小孩分开在公路两边走的，就特别小心，因为小孩一见汽车，就会横穿公路跑向大人那边去的。再如，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屁股扭来扭去的，他往往一听到背后有汽车喇叭声和引擎声，就会心慌，甚至摔下来。我看到这种骑自行车的，就早作准备了。总之，千句归一句，随时关心别人的痛痒，比心……”

说到这里，陈法就停住了。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时，胖司机突然说：“啊哟！已经到钟点啦！”大家也就站了起来，一面还不住地纷纷点头议论着。

“上车吧！”陈法走到我身边说。

卡车开出了厂门，一会儿，又在漫长的公路上奔驰着了。

突然，我看見公路当中有一个人在慢慢地走着，尽管陈法不住地撒喇叭，他还是連动也沒动一下，还是慢条斯理地走着。我想：“这行人怎么这样……”陈法一松風門，減低了速度，将卡車慢慢地、悄悄地从行人身旁繞过……

我有点奇怪：“这行人怎么听不見喇叭声？”

卡車又开到了铁道旁，又有一部火車在通过。卡車停了下来，我就乘这机会問陈法为什么剛才这个行人听不見喇叭声。陈法笑了笑：“你把手伸到車窗外去試試。”

我把手伸到車窗外，什么也沒有。

卡車开动了，陈法又是那么严肃，就象一块石头似的冷靜，連瞧也沒瞧我一眼。我沒敢开口問他，只是思索着，可怎么也想不出原因来。这样，一直等到卡車开进厂門。

“想出来了嗎？”陈法将車停稳后問我。

我茫然地搖了搖頭。

他笑了，說：“因为頂風，喇叭声是在行人背后，所以行人是听不見声音了……”

我听了这几句話，禁不住心头一陣发热。我想：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情况，让司机罵了一通，委屈得要命。原来連行人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陈法都知道了。我瞧着面前这个大黑个儿，真不知說什么才好，只是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說了一声：“再見！”当陈法高大的身影往工棚里走去时，我才慢慢地往檢驗科走去。但是在我的眼前，却还长久地出現着那面小紅旗和陈法那張黑黝黝的面影……

殷不老和魏老爹

一年之計在于春，春天是美好的。

在双阳花园里，阳光明媚，空气清香，嫩綠的青草茁壮地长起来了，柳树啦，槐树啦，冬青啦，所有的树木，也都蒼翠碧綠了。已經开放了的花蕾，更是色彩鮮艳，異香扑鼻。几只小飞虫，在花丛間盘旋着。

忽然，有一只小飞虫，飞到了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面前，捣起乱来了。

“嗡嗡……嗡嗡……嗡嗡……”

老人本来就悶坐着，似乎是有点不高兴，这一来，他可給小飞虫惹火了，甩着手一陣乱赶。

“嗡嗡……嗡嗡……嗡嗡——”

老人的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他索性用双手去拍打它，可是，拍打了好一会，也沒打到它，老人就出了口长气，用眼睛瞪着它，賭气地看着这只該死的小飞虫到什么时候才飞开。小飞虫見老人不再理睬自己，似乎也有点捣乱膩了，就“嗡嗡——”地一下，终于飞开了……

“該死的……飞走啦？哼！”老人啐了一口。

这是一个七十岁的退休了的老工人，名字叫殷柏浩，因为他年紀大，从前在鋼铁厂里的时候，大家都叫他殷不老。可現在，

殷不老终于老了，連眉毛和毛鬍子也斑白了。仅仅是在三年以前，殷不老还是厂里数一数二的老管子工，对全厂的地下管道，簡直閉着眼也指得出来，那时候，哪一个人不来請教他殷不老？唉！可現在，連一只小飞虫也胆敢来欺侮他了，这怎么不叫他生气？再說，他是一个不服老的人，到了退休的年齡，还拖呀拖呀，一直拖过了六十七岁。拖到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因为工会主席老是釘牢他，就象“劝新娘子上轎”似的，結果还是劝上了“轎”。退休以后，他也沒闲着，工房里的地下水道、自来水管、大小龙头，都让他修得好好的。那一家水管出了毛病，立刻会象救火似的来叫殷不老，这使殷不老出格的高兴，他挺喜欢人家乱哄哄地来找自己。有时，他到处向人說：“唉！这几天我真忙呀……”这倒不是埋怨，偏偏还是他內心的喜悅。他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替别人干一些什么，否則“为人在世岂不現眼”，何必活着呢？可是“事与願違”，工房里的水管水道，大概是他修得太巴結了，再也不出毛病了。已經有几个月了，人家也不再象救火似的来叫他了。这样一来，殷不老觉得无事可干，心急如焚。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弄得殷不老心神恍惚，就象老是忘記了什么东西似的。特別是在早晨，殷不老更加难受，大儿子、二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儿，全都忙忙碌碌，上工的上工，上学的上学，甚至連自己六十多岁的老伴，也拎着小菜籃到小菜場去了。可就是殷不老沒有事干。等老伴买小菜回来，他想帮她一手，可老伴守“陣地”守得挺牢，决不許他插上手，她說：“我的事让你干了，我干啥呀？你还是歇着吧！”因此，殷不老只得把两只手在褲腿上擦呀擦的，走开了。后来，他居然把好好的自来水龙头拆下来，就象“鸡蛋里拣骨头”，希望挑出毛病来，但龙头好好的，結果还是装上去。他老伴見老头子这般“捣乱”，不禁也責怪起来：“老

头子呀！好好的龙头你要拆它坏呀？发疯啦？”于是，殷不老只得东站站、西看看。有时，闷着头坐着，叹叹气，說两句：“唉！我到底是老罗！”家里耽不住，他就上双阳花园。今天，吃过中飯，殷不老就到这花园里来了，几个熟悉的老头子还没有来，談天沒有对象，于是就非常气闷。他想：“老罗！沒有用处罗！也沒有人想到我罗！”

这正是下午三点钟光景，游人稀少，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只有树叶子沙沙地响着，小飞虫“嗡嗡”地叫着。这是一个很小的花园，到这儿来光顾的人，大致上只有两种。一种是下課后的紅領巾，到这儿来嘰嘰喳喳一番，跳橡皮筋啦、踢皮球啦、打彈子啦，全都是他們的“市面”；另一种是老人們，他們大都是退休了的老人，在度幸福的晚年，他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談天啦，說书啦，下棋啦，倒也很熱鬧。因为每天碰到的总是几張老面孔，所以大家都認識了。这几天生产上来了个更大跃进，所以人也少了一些了。

正在这时，一个头发、鬍子都已銀白色的老人，弓腰曲背地拄着手杖，蹣跚地向着这边走来。在他的白眉毛下面，套着两只鴨蛋形的銅边眼鏡。他手里拿着一本卷皺了的书，走到殷不老的面前，声音含糊地說：“嗽！怎么样？”

殷不老搖了搖頭，沒吱声。

白发老人噓了口气，就在殷不老身边坐了下来。殷不老扭头看了他一眼，終于說：“魏老爹！怎么好几天沒来啦？”

魏老爹迫不及待地說：“唉！忙哪！这几天，簡直把我忙坏了！”他在說这一席話时，帶着一种驕傲的神色。

殷不老听了他的話，产生了一种嫉妒心。他知道，魏老爹以前是造船厂的工人，离开船厂已經二十多年了，象他这样的“老